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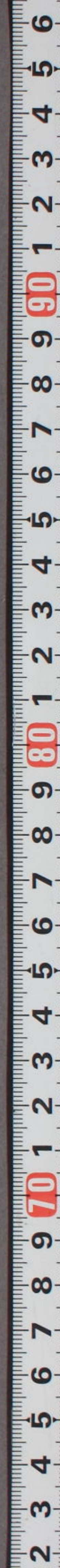


屏溪先生集六

書

卷三十一

^ 16
2419
6



和
2419
30-6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目錄

書

答李敬工

顧正〇一

答李公直

糧〇三

答沈信夫

朝〇五

答趙伯輝

明濬〇五

答權伯羽

廟〇二

與李熙卿

絳〇四

答朴尚甫

弼周〇一



屏溪集卷之十一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書

答李敬工

順正○辛酉

嫡庶之分實同宗支之別支子不得祭其禰而必宗
孫主其祀則今當祧主之遷嫡曾玄之親不盡者必
奉其祭雖有庶子庶孫不可議矣果使嫡庶無別一
例以行季遷次則人有嫡庶子而庶長於嫡其以庶
子奉祀耶田此言之無論行列高下季歲多少嫡先
於庶者明矣下詢云云嫡庶之爭似無難處之端焉

答李公直

禮○丁未



追後聞喪練祥備要引朱子答曾無疑書而刪去成服二字似不以成服日爲主而其見於問解者則問者以成服日爲問而不言其非却似以成服日爲主慎齋之答人問亦如此矣然尤菴先生則以爲當以聞訃日爲期而先師平日之論亦主於此愚迷之見何敢取舍於諸先生甲乙之見也竊念在外聞訃便即發喪實同在家出喪之日也後面練祥固當以聞訃日爲準也沙慎兩先生所以主於成服日者蓋以有朱子書而劄疑之辨如其明白則果何疑乎餉頭來示謂本麵食者誠是矣韻會麵麥末春餉頭

夏薄托秋起漉冬湯餅內則註糕稻餅以兩書觀之家禮所謂餉頭糕者明是兩品物也蓋餉頭者麥末所具之饌也糕者稻末所具之饌也雖皆曰餅屬而其各出於稻麥兩品者則不可不明知之矣大抵三代以降血食代以常饌家禮所載亦莫非當時時食則中原與我國此等食物名目自不同不必拘泥於此而強釋其不可知之名目只可存其品數行排之不可闕之大體而以常時所尚之饌隨宜薦享未爲不可未知如何

四端七情同是情也而孟子所言四端則只是剔出

善一邊而言之也後來論七情者或昧夫一箇中物而以四七各占區域兩下說去故尤翁欲發明此疑以爲四七名雖殊同是情字界分今之主兩下說者必曰四則純善七兼善惡純善與兼善惡固不可對待兩下而四者既亦是情字界分則豈終無善惡之可言耶遂引朱子之言以明之曰當惻隱而惻隱則惻隱之善也情之中節者也不當惻隱而惻隱則惻隱之不善也情之不中節者也以此觀之凡言惻隱不是皆本善也特孟子所言者只從此情之善處而言之也蓋不當惻隱而惻隱則雖名之曰惻隱實是

惻隱之不善者非孟子所謂惻隱也朱子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恭敬者非恭敬者亦謂非孟子所謂羞惡恭敬也栗翁之言曰原於仁而反害仁原於義而反害義毋論善惡其本則同出於仁義不可不同名之曰仁義而及其反害之後則與無害之仁義實則不同今謂之非仁義不亦可乎於此究竟朱先生不當惻隱而惻隱與非羞惡非恭敬之同不同不難知矣

答李公直 己未

示練制備要之謂家禮無受服者尋常疑之家禮旣言前一日陳練服則此非當受之服耶尤春兩先生

屏溪集卷之十一
皆主受服之說者誠可爲後學之遵用矣但斬衰練布帶自勉齋之誤引賈疏而諸先生不以爲不可仍成通行之禮誠不敢知也練帶家禮無別白言之者此恐未整頓之致然旣言練服則帶豈不包在耶鄙意竊以爲以練布爲服則其帶之麻亦當練矣冠布旣練則武之麻亦當練矣若用葛則亦以皮葛練而爲經帶似宜矣

答李公直

庚申

鬢網巾非古也古則皆纒也喪中之纒禮雖不言其生練白布當一視冠巾而爲之也若依家禮大祥用黻制則纒亦用黻布而我國旣着白笠則纒似用白布矣鄙見如此頃季大祥用白布纒至禫黻笠時始用鬢網巾矣未知如何

答沈信夫

潮○丙辰

三季之內爲人後者君命禮斜則天倫已定矣以斜文到家日爲聞喪日發喪成服以發喪日初再期爲練祥以終三季而中間忌日則只殷奠單獻略申情禮而已若輟几筵則朝夕哭泣與練祥諸節無地可設未論三年六季几筵之不得輟明矣此在尤翁禮答可考至於過三年上食之節先儒無所論未可知

第古禮卒哭而停上食矣卒哭而猶為停廢况三季後耶古禮雖不可行於今日於此亦合有證鄙意竊以為過三季則几筵雖不輟而上食則停廢似宜盛見以為如何毋憚復示

答沈信夫

己未

宗子有故使人攝行則使尊行為攝主有所不敢雖有尊行必使子弟恐得宜

曾聞之師門宗子有故替祝則雖有尊行以宗子子弟代之而祝文着使字如無子弟之可代行者而宗子之尊行不得已替祝則祝云孝孫某有某事不得

將事于某敢昭告云云可也如此則其勢當以代者屬稱為辭矣

禮侍食於君君祭先飯又曰侍食於先生後祭先飯未知禮家見行之禮果如是否

未知他人所以見行之禮如何曾在江門或侍食於函丈則不祭之蓋恐父事之地則似又異於鄉先生之禮矣

妾子母死則慰狀屬稱云何冠峯丈當以尊母氏為定未知如何

尊慈氏尊慈堂或尊母氏隨便稱之無妨矣

答沈信夫

辛酉

易服服人無去冠之文而世俗無論服之輕重皆去冠先師非之而問解曰豈有祖父母及妻喪不去吉冠之理尤翁亦曰重服着吉冠則駭俗毋寧從俗去冠當何適從期服則去冠大功以下不去冠爲穩耶

禮既無服人去冠之文不論輕重服似皆不當去冠蓋露髮極無義矣小記疏始死變服自期至總皆白衣素冠沙溪以下三先生去吉冠之意似亦取此况家禮期服以下皆去華飾而已來教期服去冠之說

何所據也然先師嘗言若今之布笠豈謂之吉冠耶師說當從之

曲禮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家禮則不分生死之知不知但曰賓主相向哭盡哀而且無婦人喪不哭之文據此雖夫人喪弔時哭而慰之男喪之無分者亦然

古人雖小事必誠實無僞至於祖先忌祀不逮事則不哭况不知死之弔哭之無義故不哭矣蓋知死則於生死皆哭之不知死則於生死皆不哭矣曲禮本意如此揆之情理如此似當矣但弔親友之母喪若

屏溪集 卷之十一
喪人情厚則惻怛之極自然相對而哭矣此亦人情未知如何也

答沈信夫

或辰

金常夫問宗兄元行甫謂心與氣質同在方寸但指其虛靈底心善惡底氣稟引感興詩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爲證曰人心之不測乘此氣機則心氣之分蓋可知也云云○心是氣之靈而神妙無方故曰人心妙不測其氣之靈不離其氣氣之動靜靈亦隨而出入故曰出入乘氣機非如人乘馬理乘氣之以此乘彼也蓋不測以靈底言氣機

以動靜言不過就一物中所指不同今謂心與氣稟有辨者必曰超是氣別有神底地位無怪乎以此爲證然殊不知天地間只有一理一氣而已非理卽氣非氣卽理豈有非理非氣而別有一物者乎

賜友近遭可謂奇怪自附於私淑而反絕淵源忝列於子孫而敢毀祖先云者人情道理寧有一毫近似耶然而或唱或和至於發通聲罪則直世道之變駭歎奈何金伯春心與氣質同在方寸云云近來主心純善之說者例語也李公舉以爲本然之心具本然

之性氣質之心具氣質之性此本二心二性之病也
心之氣本不免有清濁而發而有善惡故不得已以
此謂氣質之心又不知虛靈之爲此氣之光明故別
立本然之心之名目不覺二心之歸今者伯春以虛
靈與方寸所具之氣分而二之得亦不爲二心之說
耶天地之間非理則氣非氣則理其以虛靈謂非氣
非理也則無此道理言者之意決不如此若曰非氣
也則果以爲理耶如以爲非理也氣也而必欲與方
寸所具之氣貳之則此又是何等氣耶必欲虛靈與
氣對待而并立於方寸之中則其勢不得不如巍巖

二心之病矣其引感興詩者似亦非朱子本意也蓋
聖賢所言心者有兼理言者有單指氣言者繫辭不
測之謂神正蒙兩在故不測皆指理之乘氣者而言
也此所謂妙不測亦指心之兼理而言蓋以爲凡言
人心兼理氣故不測而於乘此心氣而出入者可見
其不測之妙云也實如孟子仁義之良心由夜氣之
清與否而存亡之也朱子之意非於一箇氣中分人
心與氣機貳之爲虛靈與氣質而謂兩箇心也此皆
不究前言攬作己意之病也盛書其心與氣質貳之
之辨則誠好而以朱子詩人心妙不測專屬氣言則

恐不然更商之

· 答沈信夫 辛未

氣之有動靜作為者是氣有自運而然耶其動靜作為者是理使之然耶若曰理使之然則氣有善惡其所謂惡者亦理使之然耶若曰惡亦理之使然則先儒所謂理純善云者不亦可疑乎若曰氣有自運則其所謂惡者是出於氣矣其區處誠不難矣然是惡之主張者誰歟吾知其純善之理必不肯從於惡矣然則其惡氣也果無裏面之理而其空殼之自作動靜作為歟若曰自作動靜作為

則氣不必藉理而後為動靜作為可知然則氣有自運者明矣若氣有自運則是理氣為二本而其作為者有互發矣然則先儒何以二本互發為非歟又若以理弱氣強理不勝氣等語觀之二本互發其有可據是果不矛盾於非斥之論歟

此乃李進士思

賈書也詩
下一轉語

送示李生理氣說前者以如此等說承俯詢而仰對之此失草本不可考而高明想亦不之記有耶凡動靜者氣也所以動靜者理也善惡亦氣也而所以善惡亦理也氣之濁而其動也或之於惡則理亦隨而

惡雖非理之本體而亦理之本自如此也氣雖千變萬化何莫非理爲之主也若以理之本善而隨氣或惡者謂非理也則不可又若以理之隨氣或惡而疑理之本有惡則全不是全不是此理元來無情僞無造作純善而已豈有惡之可言也但理弱氣強故其使之然者雖是理而作爲者氣也是以氣之一善一惡或有似乎自作爲者然其實善惡皆理之爲也理自理氣自氣雖各自別元不相離本自渾融酷似一物今李生之言似不無太分開或爲二之之病否雖其一小段文字而文勢之往復曲折誠有可觀亦可

知其見得之不草草也恨不得相際接而劇論之也崔昶之文號名雖大勿論得失其辨論全無可觀可笑末段辱及高明者亦全無理不足說也

答趙伯輝

明齋○乙卯

祖奠後世俗不設靈寢禮有可據者耶

雖行祖奠柩方在家經夜何不設靈寢耶雖在道之時若奉安村舍則亦豈不設耶

家禮杖期條嫡孫父卒祖在爲祖母據此則父卒祖在爲其母亦杖期耶

以父在爲母之義推之父卒祖在爲祖母宜降服期

屏溪集 卷之十一
而至於爲其母則禮祖不壓孫雖承重於祖實無爲其母降服之義矣

沙溪先生以爲父死未殯而服母期則是無祥禫其可乎

沙溪之意以爲不忍死其父之義於此可伸故耶鄙意於此不能無疑不忍死父之義雖重爲母三年亦不重耶父雖未殯爲母而不申三年亦有不忍焉者父喪成服後亦服母三季天理人情似不可已况家禮勿論父在父沒爲母皆服三季此雖屈於時制非朱子本意若於此等處則亦可以援證未知果如何

也

家禮杖期條父卒祖在爲祖母通典父死未殯服祖周然則嫡孫祖在父卒未殯前服祖母期既殯則當服杖期耶

承重之義甚重父雖未殯祖母死則承重不可已也晦日死者成服當在來月矣大功以下當計死月而脫服耶抑將自成服月而計之耶

凡服以喪出日計之不可以成服月論之

侑食禫則僂是吉祭也主人自爲而拜之如何卜日時雖以來月某日告之然禫日出主時不爲告

辭無乃未安耶

禫用喪禮故別於吉禮自有義意矣野儀則有出主告辭更詳之

父母喪權窆於家後三季內遷葬而破舊墓後成殯於家內則與本位靈座同處一室矣朝夕上食并設於殯所及靈座似爲未安設上食於靈座而於殯所則只設朝夕奠未知如何

遷柩雖奉於家內在山時已有別設之靈座未葬前此不可輟矣上食與奠當設之於新設靈座矣但以卽遠之意觀之前日鞠奉之柩不必還奉於家內也

改葬時朝夕哭奠當如新喪則亦設靈寢盥櫛之具耶

凡所以爲之者一如初喪則靈寢似亦有之然衾枕旣無之則雖不能更辦而櫛頰奉養之具宜皆可備矣

改葬時成殯於家內則家廟大小祀固當廢行而至於本位忌祀則何以爲之耶

雖本位忌祀未葬前則有奠而無祭似可只單獻無祝而當設於神主矣

長子奔喪在於三月之後則長子未禫前其在家

兄弟雖已過禫而猶在吉祭前不可與平人自同而又不觀科耶

來示似當

答趙伯輝

乙卯

致雲覆鼓舊喙辱斯文無狀駭痛何言此亦不得盡見章疏而中間 筵教大出意慮之外士林錯惡不無門疏之議昨見李器甫所報十九日 筵中差示悔悟之意略罪致雲儒疏門疏之議俱姑止之云

答趙伯輝

丁巳

無主人且無請賓之人則不可成禮矣自冠是孤子

事因一時父病而將冠者代行主人之事終似嫌礙不安矣以待無故退行僂好無已則無迎禮賓之節而只自一祝單加之說見於源流註邀門內長老依此行之猶愈於全廢否若尊行長老來莅冠事而禮既不備則不拜而揖亦似無妨禫後書疏自稱問解當稱孤哀依此可也禫服人之稱見於輯覽此或一例耶禫後始有慰書則式例似可異矣

答趙伯輝

己未

親盡神主埋安時立埋耶埋安時當告于墓所耶埋主節次不見於備要等書不敢妄議而第既絕祀

享之奉而埋土則其義與死而葬者同卧安似無疑矣有事則告禮也今既有事于墓始役時告之似得矣然未有古訓之可據幸博詢而處之也

前母繼母與所生母其為母道則一也而為母黨服則只服所生母之黨所後子亦然只服渠所後之母之黨而已庶子亦從為渠所生時所在嫡母而服其黨宜矣并服之似無義

承重之人為所後子不斬則為人後者亦不為長子三季耶

為長子斬衰至重必正與體與傳重三事備然後服

之故鄭註曰三世嫡嫡相承當服云所後子非體也所後子之父不得為三年所後子亦不得為其子三年

五六代祖若生存則皆可齊衰耶

高祖齊衰三月禮高祖以上皆謂之高祖雖五六代以上祖為子孫者何可無服若壽如彭祖則諸子孫之生存者皆當服齊衰三月而宗孫則亦當承重斬衰古禮雖無明文禮義斷如此矣

答趙伯輝

丙戌

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

男女有別禮之大節臨絕之時亦不可忽故古人知正終之禮者必麾婦人出去婦人指妻妾也妻之於夫亦何異也若子女之於父母弟姪之於姑姊外孫男女之於外祖父母似不必用此禮矣

問下問於先生曰主祭者遭外黨妻黨之喪則以弟姪無服者代行如何先生答曰來示然矣於此不能無疑

成服前廢祭則所祭亦親戚者云今若主人母與妻父母之喪則以家間情境固難備需行祭而以事理言則所祭先祖爲子與孫曾之妻父母也以此喪而

闕享豈不大無義耶人家有此等事則遭喪之婦女移之別室他子孫婦女來備祭需無則雖婢僕亦可以備需祭祀則似不可闕之也

先生答蔡徵休曰三位之祭同日則雞鳴後至天明決難先後行之然則并設而先獻於祖讀祝再拜次行於禩位而哭之無妨耶

一廟忌故或數三位同日而先後行之則其勢必至於日出厥明行祀之禮太晚矣一堂并設次第獻奠如時祭似無不可來說正與鄙意無異矣

先生答金光五曰親盡墓祭祀以行列最尊者爲

之可矣又答洪益采曰宗孫既已代盡無主祭之義

禮五世則宗毀不復相宗故遠代歲一祭之時行高者主祝禮義當然大宗云者如別子或如今不遷之位奉祀孫雖屢世猶為宗子而主祭也

先生答朴振河曰曾見 國恤葬前私家行葬事即行虞祭而卒哭則行於 國葬後據此則尊從弟婦虞祭亦似即行矣卒哭則退行於尊王考葬後似可云云

祭先重後輕禮之大節虞祭則形歸窀窆之後神魂飄揚其虞之不可虛徐也如此孫之於祖不啻其輕而葬既先行則虞祭不可不從葬而即行矣卒哭則差待祖父葬行之為可

先生答李齊哲曰餅右麵左此指生人之左右耶祭祀餅右麵左當從神位言之先生說未可知也左右字似誤換書之耶

答權伯羽 廟○戊寅

近年士友間心性之說歧貳已久憂歎曷已蓋或說以為仁義禮智之性理也理一也仁義禮智豈獨為人之性也昆蟲草木之性亦可謂仁義禮智此似一

直快說而誠有所不然程子所謂性即理也者就其性而言曰此即理也指性爲理誠然然北溪言性是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理天地間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栗翁亦言理在氣中謂之性若不在此氣不可謂之性也今以天命之性章句觀之既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理之賦在氣中者謂之性明矣人物所受之氣界分各異隨其氣之異而性各不同理勢之必然其下章句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或說主張此爲物亦有五常之性之證第語類問中庸章句人物之生各得

云云如何朱子答曰馬之性健牛之性順健順之性也虎狼之性仁蜂蟻之性義五常之性也但稟得來少不如人之稟得全問者疑章句之謂人物同稟五常之性而朱子自釋章句之意謂有偏全之不同者如此又率性之道章句曰各循其性之自然而各有當行之路此兩各字與上各得之各同一意也細玩則朱子性字之釋人物各異豈不明白丁寧乎夫人率仁義禮智之性爲愛敬宜別之道牛率耕之性爲耕之道馬率馳之性爲馳之道雞犬各率鳴吠之性爲鳴吠之道人物之各正性命若是其井井不紊而

或說之謂同者實無異於釋氏狗子有佛性之語而以人性之最貴降同於禽獸何也或說又以爲心之靈覺聖凡無異蓋謂虛靈本體至虛至靈是豈聖凡之不同也此亦不然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又曰心氣之精爽蓋心氣也而盛貯此性心之發用而性之乘此流行者情也此所以謂心統性情也人受天地正通之氣爲萬物之靈而心又是正通之精爽該貯於方寸爲一身之主宰百骸之血氣皆統屬於心而聽命焉故以心謂之天君蓋性雖純善而無情僞無造作其敷施運用全在於心若聖凡

之心果無異焉性既同善心又同美則人人皆爲堯舜如何而有聖凡之千萬等品耶蓋氣者從一原而有異故氣之不齊氣之本色雖氣之精粗無限而粗中也有精粗精中又也有精粗分之又分雖曰極精極美各自不同是其陰陽既分而陰中也有陰陽陽中又也有陰陽至於億兆之無筭而自各不同也是故朱子誦程子之言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天理也心氣也儒釋之分只在於主理主氣之別孔曾之言德子思之言命性孟子之言性善皆主理之純善學者工夫皆治其心之異而反其性之同釋氏不知性

之真只知氣之靈覺運用之妙不復循性之當然一任靈覺之自用終至於猖狂自恣而不自悟也今之主心善之說者雖亦斥釋氏之不本於性既曰心之純善聖凡皆同則其自運用自造作之心必不待誠之者治而變之之功自當至於聖人不踰矩之域而其終不然者何也其又曰心之氣靈覺神明雖與聖人一般軀殼血氣所稟美惡各自不同故此心爲其拘蔽明不能不昏靈不能不昧聖凡之不同非心之有異只在於氣質之有清濁粹駁也此又不然心以氣之精爽爲一身主宰居天君之位其精爽之清粹

果如聖人之爲君則百體自當從令血氣之濁駁不能拘蔽亦如四凶之不敢稷化於堯舜之世也心是血氣之精爽也隨其氣之清濁粹駁而精爽之爲君亦自有清濁粹駁故血氣之感觸於天君而人慾之肆行者實如桓靈之昏濁而莽操之用事也心之爲善爲惡皆心之所自爲也豈如性之無所作爲而因心氣之有清濁有所善惡也如人物性同之論所不知者物性也人性之純善既皆知之則誠無礙於明明德之功至於衆人之心一視如生知之聖而省存變化之功不及精爽之地惟一意尊奉如中庸之尊

屏海集 卷之十一
德性則誠大有害於作聖之業此則不可不知也但此數端義理非如語句間文義之比而論議不咸淡所憂悶高明欲一聞之略此布聞未知盛見以爲如何也

與李熙卿

粹○乙卯

竊謂心固氣也然必合性與氣言之其義乃備故從古言心未嘗專以氣斷之然若就其中單指氣言之則理一也氣二也聖人衆人之心容有不齊者此兩意正如論性之有本然氣質之殊者然氣之爲物雖有清濁粹駁之不同而其本則湛然一

而已矣心又氣之精爽而又合理而言之則不可專着一氣字故其本體之湛然則聖人衆人一也於未發時可見如何

除非心是箇氣也其理則性也其發則情也分而言之心與性與情也各有所指而若統而言之舉心而性情包在矣此孟子所謂仁義之良心也張子所謂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也從古聖賢論心多在此統言分上是則來教至當矣第今日所論就分言之中只指單言氣之心而其氣之清濁有無聖凡同不同之別矣蓋氣者不齊也原二五稟賦之初則清濁粹

駁千萬不同聖人所稟二五均停純清純美其心即均停清美者之精爽故獨能清明純粹衆人所稟二五不均清濁相雜其心亦不均相雜者之精爽故強柔昏明各自不同萬物之中人之所稟得其秀而其心靈焉吾人之中聖人之稟又得其最秀而其心最靈此說已詳於蔡氏之傳焉是以上聖清明之心從其所欲而天理直遂不踰矩焉下此以下則必加澄治之工濁穢漸消清明日昇而復其性焉蓋衆人相雜之心雖不及聖人之清粹而惟其精爽之靈昭故本自活化不如肝腎脾肺之氣一於偏而不可變矣

若察之精而操之有方則濁化爲清駁變爲粹柔而能強愚而必明所謂變化氣質於此可言矣彼以單言氣之心謂無聖凡之別而清濁粹駁付之於軀殼血氣至以心本善之說有若上配於孟氏性善之功果如是說者孟子何故而獨言性善而無一言及於心善程朱又何故至有才有清濁氣稟不齊之論而相反於心本善之說耶心者一身之主宰也恁地主張專在於心性本同善心又果無別則衆人之不及聖人何也若以爲聖凡之別置在於軀殼氣血清濁之分云則重在血氣而心反無所事矣其可乎來

教謂單指氣言則聖人衆人之心容有不齊者自幸
鄙說之不悖於盛見而其下雙註謂此兩意正如論
性之本然氣質之殊者此則妄意不能無疑所謂氣
質本然之性元非二箇性也單指理則本然之性以
此性而兼氣質言則氣質之性也其實一性而亦直
就一人之性言之今以來教聖衆不齊之意率之註
說聖人有本然之心而無氣質之心衆人有氣質之
心而無本然之心也此在名言果如何性則以理氣
爲兼指單指之別而有此兩稱今此論心只是氣也
亦有本然氣質之異稱則似終未安矣發者氣也未

發已發專是心之爲而雖衆人相雜之心升降動靜
之際或值未發之境則濁不用事亦能清明當此之
時其湛然氣像與聖人無異然不可以此而謂本無
原初相雜之候而與聖人同其稟矣未知如何竊隲
盛意所指若指單言氣之心聖凡固不同矣心不可
離乎性而主性而言則亦不可謂不同云也盛意所
主乞詳聞之

答李熙卿

壬戌

衆人所賦雖有清濁粹駁之不齊而其濁駁之中
本體之湛然則蓋未嘗不在

張子謂湛一氣之本朱子以為未感物時湛然純一
是氣之本蓋是氣也雖清濁之多少般數變化之千
百其狀而究其色相則清者是本爾就人之心單言
而言之其所稟受者各自不同清濁不齊而其體
段本自活化初不局定故流行運用之際若值清明
之時而或未感物則氣像湛一此之謂氣之本色也
然濁駁與湛一元不是二氣而濁駁者有時而能清
則亦自湛一矣非其濁時別有湛一者自在其中也
今言濁駁之中湛一未嘗不在云則是似濁駁者自
為一物湛一者又自為一物齊頭并坐各占分界者

然不然則又如本然之性包在氣質之中者矣此不
可不細商也栗谷先生曰花潭以為湛一之氣無物
不在殊不知成性之理則無物不在而湛一之氣多
有不在者蓋聖人之心清明純粹故未論發與未發
湛一本色無有不在眾人之心濁駁之相雜故常失
之動惟其於未感物時可見此氣像而眾人之有此
時節幾希也是以謂湛一之氣多有不在也蓋湛一
是純清之時此心如有一點濁氣則不可謂湛一之
猶在也未知盛意以為如何

愚於中庸首章每謂未發時不可着氣質二字又

厚澤集 卷之十一
曰氣質之性專爲衆人說

中庸曰未發之謂中其言未發者心之氣之未發用也於此之時性則亭亭當當自然而中矣云中庸是主天命之性而特言未發時中者以狀性之體段所重雖在於性其未發者氣也此氣字是心之氣而心之氣卽氣質中包言者也雖未發而此氣固自在矣是以朱子以爲喜怒哀樂未發時所謂氣質之性亦在其中今言未發不可着氣質者何也竊觀盛意以爲若言氣質則不能純善矣於其未發湛一之時不可着此氣質字也第聖人之性亦囿於氣質若兼言

則氣質之性也中庸或問云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其註以氣質言之矣於聖人亦豈不言氣質而雖衆人相雜之氣卽此未發之時則濁無可言而亦自湛然矣今若曰聖人而言氣質之性則氣質之性亦純善衆人而言未發時氣質則氣質亦清明湛一云者似不失真境界若以爲聖人分上與衆人之未發時不可着氣質云則此未發之氣着在何處而所謂中底性者元非懸空底物則雖曰單言亦豈無掛搭之地也程張特發揮出氣質之性者蓋以衆人之不能盡遂其本然之性者以此氣質之故云而其意豈以爲

聖人無此氣質之性而眾人獨有此氣質之性也雖有此氣質而其未發時又不可以着得云耶果以為聖人之性雖未嘗離乎氣而顧無偏駁之可言故氣質之性專為眾人說云則言氣質便皆惡底物事雖指眾人氣質而言豈專是純於偏駁雖以發處言之又豈專是不善者耶然則氣質之性不可為兼善惡也此果如何願得明教

明德本心也高明之論既於心上主張氣字太過則雖言專以德屬性性亦不離於心矣終恐不免有分數也

明德蓋謂明底德也德者理也其理寓在虛明靈覺之上故曰明德也明德之理性也而心實該此性統言則本心也然是心也單言則氣也近日所論在於單言氣之心之異同故其言不得不專在於氣分上雖蒙陋豈不知心性之相離不得耶蓋此心之氣雖清濁相雜千百不同然係是正通上精爽故其為體段皆虛靈通澈能具理應事此則聖凡無不同正如耳之靈能聽目之靈能視之皆同矣又雖虛靈之皆同而其虛靈底氣之本稟清濁不同如上云云故至於發用而應事則有善有惡人人各異亦如耳聽目

屏溪集卷之十一
視之氣之不同而至於聽之有聰不聰視之有明不
明各有異者矣然則其不同者虛靈底氣之不同也
其同者能虛靈之皆同也故愚每以爲堯舜心上也
有虛靈跖躄心上亦也有虛靈矣然至論其心所稟
氣之本色則堯舜跖躄豈相同哉今以同有此虛靈
而至謂心之氣之皆同則聖凡無所別而不成道理
以心之氣之不同而至謂虛靈之能否各異則明德
不免有分數而人之性各自不同也此處甚精細正
好着眼看未知以爲如何前後盛書以爲單指氣言
則聖人衆人之心容有不齊又以爲所謂心氣也而

氣則不齊就稟賦上言聖人衆人豈有一齊之理云
云此皆言心之氣之不齊也於是執事亦言心之氣
之不齊也既言心之氣之不齊則亦果有妨於明德
否但虛靈卽心之氣之虛靈也非心之氣之外別有
所謂虛靈者各占分界也如所謂耳目之能視聽卽
耳目之氣之爲非耳目之氣之外復有所謂視聽也
若視聽與氣別而言之則不可幸於此一言明教之

與李熙卿

心說偶然發端一書未契再書三書愈說愈未契歸
一之難自先輩而已然矣亦奈何取勝之論全非鄙

屏溪集卷之十一
意所存義理天下之公師友講論本欲取資而自益
矣豈合一毫有此意也自顧才鈍心拙此等氣習雖
欲強爲不能况平日所淡惡在此乎不須以此相疑
也最初一二書心固氣也聖衆心容有不齊等論此
實講說頭顱謂其不異於鄙見也他雖有未契之說
或冀其餘皆歸一矣心必合理氣一句畢竟爲歸宿
之地而心固氣云云不期棄而已作筈籬邊物矣其
人自異而我自同者堪自笑也頃見黎湖書其所主
心摠宰理氣之云者與盛說合理氣者真是一副印
出來者諸見既皆如此則孤陋宜不足以自信得及

而第有朱子之言明白可據不能他從不得不以誦
於黎湖者更進於執事矣朱子之言曰性猶太極心
猶陰陽太極只在陰陽中非離陰陽然太極自是太
極陰陽自是陰陽惟心與性亦然一而二二而一朱
子之意蓋謂太極與陰陽心與性以其不相離者言
雖似一物以其不相雜者言理氣對待自爲二物云
主乎二而不觀乎一固不可主乎一而不識夫二亦
不可朱子豈不知心之具性元不相離者若各言其
體段則分別於性而比同於陰陽只以氣單言之今
曰心是合理氣底物而元不可單言氣云則不但心

厚溪集 卷之十一
之本色無以著見其將論陰陽而亦必合理氣言之也果於名義當乎否而朱子此說亦如何區處橫渠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云者活看則無失朱子猶以爲使明道形容必不如此其意似不能無疑於上下合字矣至若橫渠心統性情之語朱子極稱之以爲二程無此一句又朱子所自爲說則此類甚多心者氣之精爽之外其訓明德曰虛靈不昧以具衆理應萬事又訓知曰心之神明妙衆理宰萬物其曰心曰虛靈曰神明皆言心之單指氣者也至曰心統性情曰虛靈具理應事曰神明妙理

宰物則是始以心之該性情合理氣者言之也如以摠理氣合性情言心則此以明德與知字之訓移之於單心字脚下也終恐於心性等體段或失勘破也心該性情性情不離心古人文字亦豈無合性情言者然心之爲物必以爲合理氣而名者則終似不然矣專以氣爲主之論非愚陋本意而亦有不能辭者顧愚於義理源頭何所見知第於心性界分粗知不相離之中亦有不相雜之實矣嘗以爲造化生成理與氣而已人之所稟亦理與氣而已所稟之氣之精爽聚貯於方寸者是謂之心而精爽上所該之理卽

屏溪集卷之十一
仁義禮智之性也是氣之觸物而發也是理輒乘氣而見者亦所謂情也即此而分言之心氣也性理也情此性之隨感而應者也以此心氣之虛靈而具此性應萬事者統而言之乃明德也以此性而兼言心之氣質則此氣質之性也就此心而單指理言則本然之性也上聖之資所稟之氣五行均停極清極粹故其爲精爽亦清明純粹而其發也所該之理無所揜蔽衆人則所稟五氣不均美惡相雜故其爲精爽亦不免清濁之混淆而感發爲情則互相用事純善之性多不直遂此以顏子之亞聖其心三月而或違

於仁者只是心麤不能如孔子從心所欲而不踰矩者也然此實氣之精爽也故無論清濁美惡一皆虛靈活化不如軀殼血氣之一定而不可易自當用工而變化之是以聖人教人必使操此心而存養之察此心而克治之以至濁變爲清駁化爲粹一循于天命之性而純善之體流行於動靜之間矣呂藍田所謂變其異而反其同者即此也愚之論心雖專主氣必欲變化而循於性善則其要主於理而非若釋氏之只得彷彿於靈覺影子惟此謂神妙而奉持不貳不知性之純粹至善而滓則之故其終爲猖狂自恣

之歸者也自顧蔑裂雖無實得其說未必非聖人本天之餘規也盛教黜昧性善之示恐慮之太過也但孟子言性卽上所謂就此心單指理言者故曰純善之性卽盛書所稱至精至潔之理也今嫌於主氣之或病也專意於心性之不相離者而不欲言不相雜者則性之不能離心亦如心之不能離性若必合性而言心其勢亦必合心而言性矣然則其所以言性者不過爲君子不言之性而反失孟子性善之本意除却聖人分上則所謂至精至潔之理亦將無處討看矣於此反覆淡省乎一而二二而一之義庶幾不

駭聽於單指氣言心之說矣未知終果以爲如何也來書旣明示盛意所主而愚陋終不能言下開悟則淺見亦不可不一下痛陳故茲不避煩猥而虛靈云云未發氣質等說不但前書盡之頭顱處不相契則餘不必更提也

不但朱子之分別心性丁寧明白直如上所云以我東諸先生之說質之退溪之理發氣發雖謂正見之一累而以理氣分屬心性則明矣至若栗谷則論辨開發尤甚灑落直曰性理也心氣也又曰發之者氣所以發者理至謂善者清氣之發惡者濁氣之發也

此等氣字皆單言心者也九翁亦以爲心如器性如器中之水又曰心性雖可謂之一物然心自是氣性自是理安得謂之無彼此農巖四七之說亦專以氣言心并言心之氣之有清濁而至於近日心純善之說雖近於釋氏本心之旨其以氣言心則同矣從古論心蓋莫不以氣言之今日曰合理氣而後始可以言心又以爲心必合性言似恐不免於見其一而不察乎其二者而名目之或昧也幸毋以言出愚陋特加公聽則未必無補於講理之萬一矣

執事以愚說之主氣論心特以爲憂者竊以前日盛書之意揆之蓋謂氣二也既不無清濁美惡之不同主此氣而專言心則其包在之性必同歸於善惡之混也以此而爲憂其爲荀楊之一轍矣如此則正不察乎鄙所見者矣孟子性善實就心上單指理言故純善元無關於心氣之清濁矣與荀楊之兼氣而以善惡言性者千不同萬不類只是合性言心則不但非心之本色性亦不能離心而終不得見本然之性之真體矣更願毋作歇後看也

此不是零細文意之比而終不相契誠非小欠事然一往一復徒煩聽聞而無益於實得今姑權且倚閣

厚澤集 卷之十一
謹俟知見之或進庶幾有覺於執事之明諭而義理無窮執事亦不妨於此而益加研究也并幸諒之

與李熙卿別紙

甲子

去歲湖疏後聞執事有尹令書引先師爲言而傳聞未詳甚爲鬱悶近因士友獲見謄本誠不勝訝惑也竊念二先生生并一世道同德合稱說之或先或後苟無他意則亦何害於道理耶第自四五十季來大小言議文字率皆先尤後春已布人耳目而中外章甫之疏亦一用此例惟時斯文諸長老無他議論則優成定規矣今湖疏一反是而必顛倒之其意類非

偶然者似此議論固不可崇長而執事既許以一讀爽然又稱以好文字而至引先師溫對之說以證其所執之非無稽者抑何也溫對云云誠有其說先師平日父視尤翁其以體尤翁兄事之心及其并稱臣師而爲言則以季而先後者在先師分上固也至於鄉祠位次亦沒而祭社之意則蓋從世代年齒之序也若後人之尚論者義又不同豈可因此爲例乎以當日 筵奏言之至陳相傳旨訣春秋大義則單舉尤翁此亦非故爲也其或先或單而各自有義也先師之意只如上所云則其先後之稱在子孫何所喜

厚溪集卷之十一
慍是時宋景徽從兄弟猶無恙而其後承皆以爲元
無慍意此必聞之於執事者誤也今以先師所以先
後者真若可以喜慍而彼疏所言又受先師之意真
又不可斥以無稽者然則誠大有失於先師本旨矣
昔朱夫子於延平及劉胡諸公一事之矣至於論贊
之際不可以一事之故而全無別焉先師於二先生
亦皆師事之矣其尊尚春翁豈不至也然視尤翁不
能無間觀其祭二先生文可知其他如門人答問及
所自著文字可見其本意非一二矣曾不究此乃以
顛倒軒輕之論者援先師爲言而及閱友書出則直

曰遂翁之定論也其說又不啻張皇非先師之本意
非門人之所知而硬執之謂定論者豈其理乎抑愚
有所憂慨者尤翁於春翁實有父母不同兄弟之言
而兩家子孫不能通知二祖之意同室反目積不相
能者已爲世道之不幸今又此事橫出其間輾轉乖
激靡所止屆豈不爲斯文之大羞歟念之至此令人
痛苦執事想亦同此意否耶先師之調劑兩家必欲
和平者苦心尚可知矣不佞輩正宜閉戶囚舌無助
推瀾而見其於淵源授受之師至誠勤服之地至爲
軒輕之證將不免百代之嚆矢則忝在門屏之列雖

欲泯默無一言安可得乎敢恃執事平日弟畜之誼
妄言至此或蒙恕察其爲師之心不至爲淡咎則幸
矣

答朴尚甫

弼周○庚申

自幸生此東國而不得一見金剛山則無以謝中州
人又幸與執事者并生此世而尚不得一承崇誨則
亦且誦責沈之文每以爲平生大恨頃於楓嶽歸路
始踵門屏此行充然真有得矣况覲德之初臭味優
淵淵歸來猶有餘意于今不可諼兮但道途經時行
李忙卒未究門牆之崇淡尤更爲恨也惟是心說大
體不相背此蓋原頭大論而實幸前日鄙見不至全
棄也竊想盛論於此必有著於文字者何以則可得
一賞或因竹西而不憚投示卒開迷蒙否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二目錄

書

答朴尚甫 ○二

答閔士源 遇殊 ○二

答申明允 曠 ○六

屏溪先生集卷之十一

書

答朴尚甫 壬戌

盛教以為心不可專屬氣以理氣摠宰為言而今書至舉張子合性與知覺者證之張子之意蓋謂性囿於心而心該夫性相離不得故合而言之也盛教所謂理氣摠宰者意的出此則誰敢改評至其伎倆物事在於作用主張稱之為氣之外恐無他稱之教與其下心所主者氣故謂之兼善惡者同一命意也鄙意於此深以為服故前書云云竇幸賤說之不悖於

屏溪集卷之十一
盛見矣來書以爲全無所及云而疑未盡察則是必
鄙書辭不見意也旋不勝頽惶也蓋心是理氣摠宰
云者卽執事語而鄙亦以爲合言則摠理氣其意本
自無異心之本稟清濁聖凡不同云者卽鄙說而盛
教於此亦不呵斥以爲相雜之候是屬稟賦意者大
體之不謂不同也第所謂理氣摠宰者果以心之該
性不可相離而言之如上所云耶竊以循文勢而言
之盛意有似以理氣摠宰之心與作用主張兼善惡
之心截爲兩樣物者然未知如何孟子曰惻隱之心
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朱子亦有心具此性行此

情之語此可見心與性不相離之實而至於孟子仁
人之心也則心性又似一物也雖愚魯豈或有抹
其合言之意哉然就其合言之中而分言其所以得
名之實則性卽心中之理而初不并氣而言者也心
卽氣之精爽也不待合理而已自成名况於單言之
時何必不得不兼理字說有若心之體段元來合理
氣以名者耶盛書中精爽之解不能無疑心氣之精
爽者語類中單行一句也此謂就人人各稟之氣而
指其精爽之該貯於方寸者是心云以其精爽也故
自能靈靈昭昭主宰一身爲百骸之君矣然此不過

屏溪集卷之十一
氣之精爽也猶依舊在氣圈中不出不可和理者也
至於比性比氣云云亦謂此雖精爽而固氣也比性
之無聲臭者則猶不能無迹比軀殼血氣之粗者則
自然又靈云矣今因比氣之云而却嫌於以氣比氣
遂於精爽上必欲兼理氣看者精爽之理即性也以
此性將比之何性耶氣有精粗以氣之精比氣之粗
云者語意自成段落矣理則元無精粗無彼此其將
謂何者有迹何者無迹耶若以統性情之心更將比
性言則真不免以性比性之歸此誠惑之甚也未發
之義前書略供鄙見矣來教天下之大本至程子不

容說是言未發時性也雖心之所稟清濁相雜者於
是而亦純清矣况性之本善者於此更容何議子思
未發之中雖統聖凡言之實就此心未發之時而狀
性之體段也此豈得容些子物而帶累其間耶此則
來教誠然然第鄙書所謂原初者乃原其稟生之初
云即盛書稟賦之謂也蓋言其稟賦之初則心之氣
雖不無清濁之相雜者或值未發則皆能湛然純清
無聖凡而氣像同焉此非變化氣質之工盡到而然
也不過以其氣之活化故有時而清明正如夜氣清
明之或有者也前日盛書既曰相雜之候是屬稟賦

屏溪集卷之十一
今書又曰衆人之稟固不可與聖人同此皆就心氣
本稟而言其不同矣至曰以稟初言之則惟一善外
實無他雜又其下水譬諭一段則非斥本稟相雜者
不啻張皇未知盛教稟初之云非指稟賦之初耶若
曰稟賦雖有相雜之候至於稟初惟一善云爾則稟
賦與稟初自當截爲二層時位矣稟賦稟初文字既
難分截看而必欲如此則所謂稟初不得不屬之於
稟賦之前矣其稟生之前則果干我何哉盛書竊意
以下天地之性須有分別云云暨未發之氣泐然清
明與氣質之氣之清者粹者何得并而言之者真是

高明定見所在也第蒙陋猶有見不到者敢不畢其
說耶本然之性只是理之囿於形氣而單指其所囿
之理而名之也此性兼其所囿之氣則曰氣質之性
也性卽理而理本純善故性亦純善只是兼氣言則
以氣之清濁而性亦有善惡矣然性則一而已二之
則不是善亦一道元無二本張子所謂天地之性亦
此本然之性以其性之本乎天而言之也然旣曰性
則皆形而後指其理言之也雖天地之性亦豈離形
氣而言之哉蓋凡言氣質實統一身氣質而言之也
精粗固并舉而至於貼着此性同其動靜則凡言氣

屏海集 卷之十一
質之中只是心之氣之榮衛也然心之氣卽一身之
氣之精爽故不曰心之性而泛稱氣質之性也是以
性之因氣質而或善或惡者本非由軀殼氣質也實
以心之氣質有清濁而然也子思未發之中直從天
地之性說來特狀性靜時體段如上所云固不可謂
和氣說然言未發者卽此心之氣之未發也盛書所
謂洞然清明者固指此而前書所謂相雜之候是屬
稟賦者亦論此心之氣則顧此稟賦之相雜者於是
或清而爲此洞然清明與聖人一般氣像矣若以爲
此心之氣之外別有一種至清明之氣而與所謂清

者粹者不可并言云則此與胡子所謂不與惡對之
善云者雖有論理論氣之異而其過高恐又不啻矣
今以清濁粹駁不齊之候不敢干於心專屬之血氣
謂心之聖凡同善則已矣不復言不然而執事固謂
心之氣本有清濁相雜又謂如是之氣別自洞然清
明貼着如是之理云則是各自爲一等理氣未知此
何等氣何等理而又別占位分於心性之外耶向者
理氣摠宰之心與惟一善外實無他雜云者其謂是
歟竊想心性之外必不復有心性云矣以如是之氣
者謂是心界分則前書所教作用主張兼善惡之心

屏澤集卷之十一
更必有區處之說矣幸乞毋憚更僕特賜一場打開
俾卒祛胷中之疑霧也鄙說雖以爲稟賦之初不無
相雜之云而至於未發則相雜者亦有時純清而成
未發云矣自謂有條理恐不至矛盾之歸矣程子性
中不是兩物相對云云卽指性而言也鄙說則以心
氣言之而況於未發則氣又純清云耶亦恐不相妨
於程子之至論也未知以爲如何甲乙兩說不欲參
論抑猶有是非之慮耶彼悠悠時議固不宜相干涉
若其世道之大而得一言之重爲萬一之力者則以
執事平日德望在執事之地猶不能無相期責者况

士友間義理是非何必牢閉其鍵耶第前書數三句
語明言心氣本稟清濁各異之意則執事之脚已墮
落在一邊矣雖恐其入於叢中其亦奈何奈不得何
伏不勝呵呵也荷相與之淡不憚煩猥葛藤至此而
間多妄發亦不知止惟在神會而俯諒之也

與朴尚甫

盛教孟子性善之論程張氣質之說至於形而上下
之義儘皆精切無容改評只是氣質之惡侵入性中
云者非愚之說鄙說本在心氣之清濁有無而盛教
則每以心之摠理氣者當之以鄙說心清濁之論至

厚齋集卷之十二
疑本性之謂有善惡其指既異其言豈不抵牾耶前
說心氣之清濁有無姑舍是且就摠理氣上言之朱
子亦有心是包摠性情之語以此言之摠理氣云者
固自無害矣然太極陰陽元來離合說則於心性不
相離之中又豈無不相雜之實乎盛書又以爲鄙說
并舉源頭謂有相雜之候是其差謬不止名理而已
所謂源頭指性耶指心耶若以爲性之源頭有相雜
云則本非鄙說以爲心之源頭有相雜云則鄙見本
如此高明其以孟子性善之性謂兼氣言乎單指理
言乎兼氣言則卽氣質之性此荀楊之言也孟子則

就氣上單言理故雖於桀跖濁駁之心不害爲堯舜
純善之性矣然則鄙說雖於心氣上直自源頭張口
說清濁分數顧何害於單指理之純善底性耶若以
此心之與性不相離而謂本摠理氣也不可單言氣
云則性之不可離心正如心之不得離性矣亦將不
得單指理而言性耶幸明教之第以盛書揆之其曰
道器之別聖人以形而上下斷得分明又曰本然者
形而上之謂也氣質者形而下之謂也此語十分精
切矣性豈不是道而本然之形而上者也心豈不是
器而氣質之形而下者耶此真盛書所謂簡易明白

者而每以摠理氣三字爲論心之主材反以鄙說之以氣言心者歸之於論性而至謂之以氣質蔽性者何也今以心雖謂之摠理氣也然就其摠字拈言其氣則清濁有無豈無可言而何不一通言之以開此惑耶盛教謂心之氣三字逐處提出不識何謂其說此三字非故爲也又非以心謂可以離性而單行也只是以心氣之清濁有無之論發至於高明合理氣之說說來說去故自不得不如此矣程子性卽理一句孟子後發揮性善無如此言然此就形氣上單指理而稱之也雖同一理而與凡言理字者地頭名色

亦各有異若只以性之本理也而全無分別則一理字足矣何必更言性字耶易曰成之者性程子曰物所受爲性而朱子於天命之性以氣以成形理亦賦焉釋之若無形氣性安得立名耶有木之神然後仁可以名有金之神然後義可以名初不之木金上則何以有仁義之名耶朱子謂四德氣上標名正謂此也今於形氣之外別有懸空底理而謂之性則己不然而以形氣上所賦者謂之性則所謂天命之性天地之性莫不是不離之中而指其不雜者言之矣未知高明之論性有異於此耶前日鄙書中囿於氣之

囿字不過囿在之意何至以滄沒於血氣窠臼者同
科而論也抑以氣上言者一般兼氣看否若兼氣則
善惡具焉正張子所謂君子之不性也非鄙書所論
之本性字也朱子超氣質挑氣質之說亦就氣上單
言理之意何嘗以性謂初無氣以成形而理獨賦焉
者耶竊想高明之意言本然之性則元不就氣上說
言氣質之性則專歸之惡一邊故所見之種種不相
合皆由於此而其駭聽於鄙書形而後指其理謂性
之言者蓋亦以此耶但高明答鄙書論心之語以為
相雜之候實屬稟賦此謂心之相雜之候實自稟賦

而然而後書又謂稟初惟一善蓋以前後說而區處
去則文字形勢自不得不如此然稟初既善則稟賦
如何而有相雜之候也願聞其詳也盛書釋氏本心
之教特慮愚迷之同歸於認氣之病而此則恐慮之
過也鄙見蓋謂性理也本善而其發用敷施必待心
之氣之發用矣以心雖正通之精爽而自其稟初不
能無清濁之相雜故除非上聖之外此性之不能直
遂者莫非心氣之有清濁而然也如顏子之三月不
違只以心麤而小異於不踰矩之心矣然心之為物
自是正通中精爽故雖如桀跖之濁駁其為體段皆

靈活可變故加存省克治之功則昏者明柔者強可
循乎本善之天性也愚每以變化氣質不可專靠於
軀殼之氣質實自心力而變化之也所謂釋氏之本
心云者則不知性之本善而只得彷彿於靈覺影子
惟此尊奉其終猖狂自恣之歸者固也今以變化之
工專責此心之氣必變濁爲清化駁爲粹使性善之
體無所掩蔽而流行於動靜之際者未必非聖人本
天之餘規也未知執事終以爲如何也來書未發則
心之氣自在云此正未發時亦可言氣質者也有言
未發時不可言氣質者故鄙言則謂可以言氣質云

而已氣質下流之惡參之於未發之間者始聞於執
事鄙人何嘗有此言耶此亦盛見言氣質則皆歸之
惡故有是言耶盛書所引有物有則之證誠好其曰
以心爲之物則是亦氣者真是鄙意也心言則物也
性言則則也有心必有性豈有不具性之心也有物
必有則豈有不具則之物也此鄙說之可證而愚每
茶飯說者也執事如何而反舉此以詰之耶執事則
必於心字已合理看而又言具性此真如既合則言
物而此物又必有則也此所以未之曉也脚字以語
不謹嚴責之誠不勝惶媿也曾見前人文字有韓文

公脚下之語而尤翁亦有兩先生脚下之說初不知爲忌信筆書之矣終不免欠敬之歸知罪知罪紙末六條皆係枝葉若大體終不見合餘不足言不必煩縷而亦略貢淺見并乞下諒○囿於氣之囿卽狂形氣之意不必淡看原書盡之矣○二之則不是之訓非不知之矣鄙說每言心性之不相離矣何有不相入之意耶第其一端混淪之中不見理氣本色之各自有別則亦恐終歸於樂渾全而惡分開之病也如何○氣稟氣質之云統言則凡係軀殼內爲氣爲質者無不該焉自精如心之氣至粗如血氣無不統焉

而如變化氣質等語則鄙意專主心氣上看而推至於軀殼流行之氣矣本不但以血氣當之也○人生而靜以上朱子謂指未生時也執事何以曰人生而靜亦不容說也未可知也○末條所示兩樣心截爲二等時位別占位分等云者本疑盛說之或自歸於上下不相值者矣非鄙見本如此也

蓋性固善也而旣爲無情偽無造作故不能主張起來必因是心而後見焉心苟不善則卽此不善與善萬千隔絕又安得以見夫性之爲善乎彼以心性爲有異者以理氣言之如上所云則可也不

然則未免爲分道器而二之也若其爲不善者乃動而後有所事若靜而未發則初無是也而高明乃曰直自源頭張口說清濁顧何害於理之純善此非知本之言而且恐欠於謹嚴也高明雖以心性之異而有是言也然而心之源頭旣如是則性之源頭亦必如是其理萬萬無二若是而雖曰不以氣質侵入性中恐非端的之教也

此正鄙見與盛意差異之本也蓋理氣生成本無先後心性亦一時并有元不相離然分而言之心者氣也氣卽不齊故單言心則不能無清濁性者理也理

卽純善故單言性則無不善若合而言之氣偏則性偏氣全則性全是以心之氣清者性善直遂清濁相雜者性之發見善惡相混此其單言性則本然之性也合言心則氣質之性而所謂單言亦非離氣質言只是就氣質上單指理言之也今執事以張子天地之性劃然分刻不屬於形氣有若氣以成形前物事至言性善則必曰心苟不善安得以見性之爲善又曰心之源頭如是則性之源頭亦必如是也竊想盛意猶主合理氣言心而不欲單言氣故言性亦不得不合言心而不敢爲單言理也至於性善本色亦必

由於心氣之清明也若然則桀跖之稟雖同此正通之氣而誠不可謂有一分清明矣於此而亦不單言理則其將無堯舜所同之性矣孟子性善之本意恐不如是若力主合言之見以爲桀跖之心氣本與聖人一體清明故其性與堯舜同善云則此則其下甚長當別論之矣愚說之不憚於心氣之稟初清濁者以心性離合看故實見其無害於單言性之純善也盛見雖不無單言之言而主意每在於合一邊而離不得故直恐心清濁之妨於性善前後眷眷淡慮者未嘗不在於氣質之惡侵入性中也必如此性善之

性亦將同歸於合言氣之科矣孟子之言性終不免爲氣質之性而高明最所尊奉底張子天地之性亦將無處討見矣要願於此一下猛省也

高明之意蓋曰清濁粹駁爲人氣稟是屬於心而心之爲未發也又只爲此氣機則所謂氣質本自爲其中并容之物遂有此主張然而凡論道理須觀其本言出處夫所謂未發者首見於中庸首章而初不在此二字上住定即自首句天命之性說下來而止於天下之大本此其地位之尊嚴若何也而敢爲氣質之所得容如高明所謂原初相

屏溪集卷之十一
雜之候者耶愚亦不謂未發之不爲心而但謂是
心之體也夫既爲心之體則是卽天命之所存於
斯時也其氣之清與粹者固亦隨境俱靜不與作
碍使此實然之體洞然昭著乃若所謂濁與駁者
則其一切昏塞不啻如塵之蝕鏡風之盪波雖欲
討未發一脈絕無其路此理明切游泳之久當自
有得

此曰中庸首章自天命之性說下來而止於天下之
大本此其地位之尊嚴云者誠是誠是凡言未發雖
本氣之未發而中庸本意實非爲氣底言之也只是
此心之氣之未發也天命之性四亭八當中而不偏
爲天下之大本云子思之意蓋在於狀性之體段而
已矣然就此未發界頭推子思言外之意以未發底
氣而合此性言之正朱子喜怒哀樂未發氣質之性
亦在其中者也此氣質之性之體而高明前書所謂
未發之氣洞然清明與天理爲一者也單言其氣則
十分清濁亦高明所謂是心之體者也雖衆人原初
所稟之清濁相雜者或靜而爲此未發則其清湛氣
像與聖人無異矣誰謂稟初相雜之候猶敢容得於
其間耶此實非愚之言而亶執事疑之而語之如此

屏溪集卷之十一
也惟是盛意看氣質字甚低下必斥退在軀殼血氣
上故心氣則不肯包言而至於未發則氣質二字輒
恐惡濁之猶在而侵碍於大本也試驗此心之氣如
有些一分濁穢之候則不胡走必昏倒不見惺惺湛
湛底意而成未發不得矣若既成此未發則寧復濁
惡之猶得容在耶蓋心氣與血氣對待言之其位分
色相不能不異然所謂心之氣不過血氣之精爽也
凡言氣質則心氣之包在一圈初不殊稱如氣質之
性變化氣質等語雖泛稱氣質其重在於心之氣質
高明薄於氣質之甚故其清粹之清亦必分而二之

而於未發清明之清不敢同其清也然則朱子未發
中氣質者果不足據耶高明第一書以爲心非無理
而所主者氣故兼善惡也未知兼善惡之心氣其不
包於氣質耶又未知主氣之心果不足爲未發底心
耶心之氣既兼善惡則心不包於氣質何也雖曰兼
善惡而既屬之心則以此氣之或不無清湛者謂不
足以當未發之清者亦何耶此等節拍轉生迷惑莫
知端倪誠非自設疑難真不能無疑奈何

蓋於氣質二字處置不下展轉多說蓋此二字只
滯在一身形氣上如耳目之視聽手足之動靜非

於未發中有此氣作磊砢狀只各具在當體底上面至此心動時方自感觸出來耳張子形而後形之一字其理可見而中庸序形氣或生之云亦以其有異於性命之自天受來故如是立訓耳然則所謂氣質只還他氣質亦不患其無置處何必侵犯於未發之境也愚之此說固不敢望高明之必從而試以自身體之亦安知其終無一二契合也前後鄙書說氣質去處盡了豈處置底不下耶來論只各具當體上者以孟子聲色臭味安佚之性論之不爲無說然此大舜所言人心者而實情字之名色

也蓋高明之論氣質之性只言其用不言其體故必從當體上發見者言之矣若論全體則當如周子剛柔善惡之性必於精爽之地合本性而言之也所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亦非耳目口鼻四肢之自能欲之其欲之者心之氣之因五者而欲之也其所以聲之必於耳色之必於目味之必於口臭之必於鼻安佚之必於四肢者性也以因耳目口鼻四肢而欲生也謂耳目口鼻四肢之各有性焉而指此謂氣質之性不於心上言性果成甚義理若以氣質二字專滯在一身形氣則子思之變化氣質亦將無關於此心

昏必明柔必強之變只得耳重者變而聰目黠者變而明足矣未知湯武反之之學太甲終允之工直靠夫當體上面而已否磊砢之云心雖五氣之精爽未發之時靜而湛然如何有此等狀若區別摸捉者然也盛見於此似太鑿了若聞未發氣質則勃勃嚇恐至謂無氣相似故有此不當疑之疑耶且心君位其中而耳目役於外耳目觸於外則心君感於中今言此心動時耳目之氣方始觸感出來此觸之者心而感之者耳目也其部伍次第事勢順逆豈不爲先後之倒置耶張子形而後庸序生於形氣下語固不同

而統而言之莫非氣質也然既曰氣質之性則性者心之理也此雖心之以氣質之精爽故泛稱氣質此性之偏正善惡實由於心則不可以稱以氣質之性而專就耳目手足等百骸分上各付其性也

有木金之神然後仁義可名初不之木金上則何以有仁義之目者似大段差異不敢全置不識高明安所得此說乎夫所謂理與氣者有則一時俱有本不可以先後言以其分先後者乃以其無是理則無是氣畢竟是先有理而後有氣故也中庸章句氣成形理亦賦承上陰陽五行說下故也勢

屏溪集 卷之十一
自當先及於氣非氣在先而先之也理亦賦焉之
亦字可見其爲氣之所到理即在此此無分段先
後至於氣上標名之說未考其本文然亦是偶從
氣上指出以示人者言固各有當也恐不可取證
盛說朱先生論理氣處甚多未知其果有先氣後
理近似於高明之言者耶且道所謂木金之神其
在於身外耶抑心內耶如身外則初無與我相干
心內則纔一方寸之地又何以容此諸神乎假
使可容亦必先有仁義而後有諸神豈可倒行逆
施而換其序次耶造化之精決然不如此矣程子

論孝悌爲仁之本以爲仁爲行仁而謂行仁必自
孝悌始如此者正恐其誤認孝悌做仁之本故也
下段所謂性中曷嘗有孝悌來者尤極明白今茲
盛說所發之旨則何其相左也或者高明謂只理
而已則何得有許多名目有許多名目者正以其
有氣故也爲此先氣後理之說然此如理一分殊
一般謂之自理一而爲分殊則可謂之由分殊而
爲理一則不可且如元亨利貞之與仁義禮智雖
有天人之別而其理則一苟曰後於春夏秋冬而
有仁義禮智則已不然則以仁義說在木金之後

者不亦甚謬乎

高明之駭聽於鄙論悶其差謬必欲救正者實在此一段而愚之疑惑於盛說者亦在於此不料兩見箇箇刺謬至此之甚也上段諸說自謂一一有據而此則朱子說班班可考者已非一二而盛教至曰安所得此說誠憊然而不知所對也以鄙書有然後字而爲氣先理後之證真若先造器而後盛物者然耶果以此病之則朱夫子當先受其責矣其答趙師夏書曰若論本原則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而具朱子之意各從理氣而言故下語如

此豈朱子不識理氣之一時具有元不相離之妙而有此先後之論耶不但氣先理後雖曰理先氣後亦豈先有此一箇太極特然獨在而生陽生陰如母生子耶既不可以此追疑於朱子則鄙書然後字想不到至見疑否蓋無無氣之理無無理之氣只以理氣對待則氣一理一而已然一氣之往來屈伸而陰陽之名立則不得不有健順之稱焉陰陽分而有木火土金水之名則又不得不隨其氣而稱其理矣人稟五行之氣以生而心又其五氣之精爽故其理謂仁義禮智信非五性之先有氣而後追賦者也只是因其

氣而稱其理也不有陰陽何以有健順之稱不有五氣何以有五性之稱朱子四德要就氣上看者此論乾卦四德而又言有這四端氣也有這四端理便在氣中朱子之意蓋謂因春夏秋冬之氣有元亨利貞之名云豈真有先後而然耶木神金神之云其來已久而朱子亦言之屢矣有若初聞於愚而驚駭之何也雖纔一方寸而該貯五氣之精爽則不得不各言其神神即理之別稱也號名雖多不容於方寸更何區處耶方寸五氣之說執事聞之恐復有磊砢之疑而心之氣果非五氣之精爽則一性字足矣何必有

五性之稱耶鄙書所謂仁義可名者元非理氣有先後而言只明因五氣而仁義之名著云只以高明之不肯俯詳而有此疑也恐本無失於名理之實矣更乞商之

蓋就人心言之性所以爲性者無他只是仁義禮智而已矣方此心之未發也全體雖曰渾然然其條理間架各各分明夫惟如此也故所以爲向下四端之本原來路語類所謂仁是惻隱之母者正指此理今如盛說則其將謂子之生反在母前而如易大傳形而上下之類亦一切任其倒置矣豈

理也哉夫以高明之積學造理也其失豈應至此而只爲其直將天地之氣并做形而後所有之性無所分別上項仁義之說亦爲此類雖自謂不失性善之旨而其歸則實成背馳如曰原初相雜稟初既善稟賦如何有相雜之候諸若此類可驗其然種種病敗皆源於此此爲累於高明之見恐甚非細極知其僭妄而敢請高明姑且掃去如許許多枝節大開眼着覩一似張子濯舊來新之爲者如是旬朔或年歲餘其必有真正義理躍如於心目之間矣待到此時正好爛熳商量不審高明以

爲如何

盛教以爲全體雖曰渾然然其條理間架各各分明愚敢問之其性之條理間架各各分明者初非因五氣之精爽則宜但曰一性渾然而已如何有條理間架之各各分明耶以其條理間架之各各分明而仁義禮智信之名立之矣五性之雖各名稱而統言則固不害爲渾然之一性也只因其發見之端推其所以然又不可一味渾然而無所區別故爾理氣性情一切倒置之云實莫曉攸諭也朱子論一陰一陽之道而畢竟不過曰離合看蓋非理氣之自離自合也

以人之看得或離而或合之謂也今一性字只離合看而既有本然氣質之異稱此性何嘗不在氣質之中耶然離氣質而單言之此本然之性即所謂天命之性而純善而已張子天地之性亦不過此也以此性而合氣質則善惡之可言而君子所以不性者也今以天地之性謂不可言於氣質中也必欲推尊於形氣之前呵斥因形氣所賦之意則竊恐終不成性理矣心氣之稟初相雜本來鄙見前既屢詳之今不更僕而至於相雜之候實屬稟賦又曰稟初惟一善者此高明之說而皆論心氣之語也竊以爲稟賦之

際既有相雜之候則又稟初惟一善云者似大煞矛盾前後奉難而不賜一言見釋反咎鄙說之爲病敗何也

仍竊惟念子思之未發孟子之性善兩說雖各有主實則只爲一事此箇道理繼繼承承上下數千季經幾大賢直至我朝諸老先生亦一意遵守靡有不至如此者豈不以夫天命源頭難敢容他說故耶今茲高明云云固非創立宗旨必異於先儒舊說而但不免有間間碍眼處至以心性分源頭仁義後於金木等說則其有關係亦自不輕故敢

屏溪集 卷之十一
終始言之非欲以必伸己見而求多於高明也惟
高明諒此誠意自今以後必於此等語不厭其商
量區區之望也

盛教子思之未發孟子之性善此箇道理上下數千
年經幾大賢一意遵守者豈不以天命源頭難敢容
他說故耶云使不知者驟見則必謂愚魯敢容他說
於大本純善之地如性善惡之類而將謂高明距闢
之嚴截矣然究其實則不然愚之前後書無一半箇
到大本性善地碍掣語抑只以未發時言氣質爲悖
病之崇耶顧於未發狀性既專單言則不啻尊之者

而於此則其言氣也亦只是清湛本色云矣與高明
所以慮之者絕相反矣而其虛辱憂歎益自媿悚
盛書有曰稟初不能無清濁相雜又曰此性不能
無善惡之互見其待稟初與性者固甚薄矣然既
以初與性俱作氣質看則如此爲言亦無足異而
至下所謂稟初之性無所掩蔽純善之體流行於
動靜則又全說做本然同一稟初也而或謂之氣
質或謂之本然豈不成矛盾耶

心與性實稟天之理氣而成者也氣不齊故心則自
稟初而不能無清濁理純善故性則自稟初而無不

屏溪集卷之十一
善然性善不能自造作必待心而運用故多不能直
遂而反不免善惡之互見心雖清濁之相雜用工而
變化焉則性乃復初鄙書不能無清濁之相雜者謂
心之氣自稟初而然也其曰此性不能無善惡之互
見者謂性之因相雜之心而發見如此也其曰稟初
之性無所掩蔽純善之體流行於動靜之際者謂心
氣之清濁相雜者用工至於濁化爲清駁變爲粹則
稟初純善之性無所碍擊如此也雖同一稟初而言
氣言理自有條理單言兼言亦各有據橫說豎說似
不違背寧有矛盾之歎耶

答閔士源

遇洙○癸亥

子爲母父沒齊衰三季父在齊衰杖期此周公定禮
也今所示母喪在於父喪前二日云不可論日子近
遠其爲父在母喪則明矣杖期之外似無他議論矣
不忍死父之義家禮甚鄭重焉雖一日之間若父在
而母亾則其正禮之截然者旣不可以私情委曲推
移况可以忍爲死視而用父沒之禮耶於此勘下後
面少多疑節自不須言矣未知如何

與閔士源

甲子

窮居僻迂晚始得見寒泉與尹令書謄本而又有以

高明答宋晦可書半藁示之者讀之令人訝然先師於尤翁實有晚季傳道之托其親炙而誠服者歷數我東諸賢殆無以尚矣見乎畫像贊中集大成一語而其意可見曾謂先後而軒輊之言出自先師而據以爲定論耶是必先師本意世或有不深知而有此等說也其關先師不細鄙等若無一言以明其不然其負先師大矣別有書寒泉而其書既舉兄書爲言且兄書言先師事與寒泉書意一般矣以其書一本呈覽未知兄諒此爲師之心義不得已者也耶平日尊尚二先生兄我何殊而至以此事登筆札駭傍

聽今日世道誠亦大不幸矣然爲求正當底道理無墜一偏則不過爲講定此事之義理而已亦何傷乎宜各以是自勉兄其并以爲如何

答申明允

曝○丙申

示諭悉之調停二字非如弟可任者何遽以兩翁事擬之耶毋論誠懇勢遷不敢當不敢當耳第鄙論不及慎友之嚴峻蓋不但不能嚴峻實不欲嚴峻矣當峻則峻不當峻則不峻何必一切用寧激不渝之義耶彼若論以邪正固可嚴斥不饒以此蒙勘似非道理觀於宋夫子論車蓋亭事可知朱子論陰陽淑慝

屏溪集 卷之十一
則非忠宣而是元城至其案詩則以元城爲己甚今日之申比諸彼慕護尹者固多矣其非中正道理則審矣吾輩幸後於朱子何不以朱子之論爲準則乎

答申明允

示魚舜瑞李仲謙所爭向者堂兄家一見其徃復說蓋李主物不具五常之說魚主人物皆具五常之說矣鄙於曾年與湖友爭辨時固常疑物亦具之說而昨季兄之俯詢亦以鄙本意仰對矣今書中以魚爲是者無乃錯聞耶淵丈此圖亦一瞥看過淵丈本意蓋抑李而主魚鄙意亦不能無疑矣大抵太極之理

不可以多寡大小論之其具五常者未必多且大也其不得言五常者亦未必寡且小也木之仁金之義於木則仁而已於金則義而已非木仁之中兼包義在而發見義不得也又非金義之中兼包仁在而發見仁不得也只此木仁金義真實無妄矣以言乎禽獸則豺獾之報本虎狼之慈愛是固真實無妄而至於牛之耕馬之馳亦莫非真實無妄而已非必木包義金包仁豺虎皆能報慈牛馬各兼耕馳然後始許太極而合着真實題目矣然則各具之理雖似不同而太極本色固自在矣不可以萬物一原而物必具

屏溪集 卷之十二
五常亦不可以物不具五常而太極本色又各不同也於此見得後面必無許多葛藤矣未知如何

答申明允

戊戌

禮稅服至於小功故小功之降服總者稅而餘總不稅妻父母之總比他總固有重矣而不可以私意變通未知如何

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繹之者善成之者性是道先於性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性先於道兩道字其有同異之別而兩性字亦有彼此之殊乎曠矣以一陰一陽之道爲體率性之道爲用

頃稟于厚齋則答謂一陰一陽之道率性之道只是一道而同爲道之體也此見如何

性道之詢問與厚丈相往相復出場不得則顧此譬說何敢得售其間耶第性道皆形而上名雖殊其理則一矣然易庸之兩道兩性字亦各自有所指之殊矣蓋一陰而一陽之者是天理之流行斯謂之道而人物繼是而成性故易所以道先於性也人物既稟此天命之性則日用常行之道莫非此性之流出來者故庸所以性先於道也道只是一也而有在天在人之別性亦同矣而有天賦物受之辨其實一太極

也於此看得則其所以或同或異似無多少曲折矣

答申明允

辛丑

示意悉之弟等草土時絞帶仍舊蓋以斬衰變布本出賈疏而似不可爲子爲父臣爲君正服之證雖知有後來諸老先生之說而不敢遽從若熟麻絞帶義非不好而不見古今儒賢之說亦不敢自我作古仍從家禮之無變矣尤翁說曾有傳聞而近考禮疑答問則無明白可據無乃傳聞誤耶厚文書承覽鄙意本主衰裳并練故亦以此見行而頃答芝丈書兩下說者蓋謂既從圖式而衰裳不練則帶實包在其中不必別用練布云矣今者師門獻議以練布爲主只以妄說之輕發惶歎而已今何復有云云耶

答申明允

己酉

私藁中戊戌別紙云云頃於舊篋中得一故紙則乃答兄小札草本也使在傍者登之私藁矣今承來教謂初無抵兄者以其書中今因迫問云者觀之想於其時爲酬盛問草此而其終寢而不送者或以當時時論極曉曉故不欲煩諸筆舌而然耶抑送示於兄而季久之後兄不記起耶是未可知也第尊畏前輩尚論古人並行不悖昔胡文定答人之問二程曰伊

厚溪集卷之十一
川何得比明道文定豈不是尊畏伊川者其言猶如此今兄以低視前哲罪鄙人則誠不能知也其書果有一言侵侮者耶

答申明允

庚戌

齊治推化之說先儒之論各自爲見云云

大學之道有三節焉自修也動化也推化也修身以上乃自修之道也我既自修而人之見者不能無觀感而興起焉則是乃動化也因其動化而推吾之所自修者而教化之則是乃推化也先齊其家與如保赤子雖有推之之淺深而其爲推則一也一家仁與

率天下雖有化之之淺深而其爲化則一也所謂絜矩者是乃以吾心度天下之心而使之均平也實亦推化之大者先儒之言雖所言處或異而似無大段疑難者未知如何

中庸第九章知仁勇三者已見於此而中庸體段有所未盡故復以精熟二字帖中庸說耶且知仁勇之合論於此章之內者又何也豈上已說出舜顏之知仁而下又將論子路之勇故中間入此段以爲承接耶

六章言舜之知七章言莫之知避以承上章舜之知

兼言能守之意以起下章顏之仁八章言顏之仁守
之不失九章言可均可辭承六章八章之知仁又言
可蹈以起下章仲由之勇矣均辭蹈三者雖似乎知
仁勇而惟其倚於一偏故不可以中庸之知仁勇許
之若中庸非義精仁熟不能及矣非義精中庸之道
何以知之非仁熟中庸之道何以行之知行能盡則
其所謂勇者自在其中矣

十二章費隱章句分釋理之體用而不及於氣然
理之用處其不涉於氣耶且如鳶之戾魚之躍自
是化育流行處其流行處非氣而何

費隱者理之體用何嘗涉於氣耶然理本寓於氣所
謂隱者就氣上指其所以然者而名之所謂費者就
氣之發用處指其無乎不顯者而名之也然鳶魚氣
也鳶之當飛魚之當躍費也所以飛所以躍隱也初
無鳶魚則當飛躍所以飛躍于何而言之耶然則費
隱二字本不涉於氣而亦就氣上指說出理之體用
更商之

發未發之說性道之分費隱之別所謂擴前聖所未發者矣

二十章以政起頭以學結尾者何也

自十七章至十九章極言性命道教而體用之理造
化之妙無不備焉由修身齊家推極夫尊天子富四

海之道故於此而特詳爲政之體設示九經之目而治國規模莫不畢舉此學之極功也學之道又莫切於知行故末乃備言之更商之如何

自誠而明是生知也安行也無待乎率性之率耶無待乎率云者看率字亦似太着力不是章句率循也之意朱子又曰率不是用力字蓋聖人只循本然之性而已則自率其性矣何可謂無待乎率耶

